

这是我第二次到邯郸，原本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就是觅一方磁州窑白质黑章的瓷枕，弄几斤米油丰富的曲周小米。黄粱瓷枕，以度炎夏，不论是否有梦，也不论这梦是否隐喻人生，至少这两者与“一枕黄粱”的邯郸故事相关，搭配起来便能得些闲趣。

邯郸是三家分晋后赵国的国都，《史记》让我对之感觉似曾相识。不想，到七贤祠一游，竟将我消闲的心情搅得严肃起来。七贤祠原为“三忠祠”和“四贤祠”合并而成，供的是“三忠”公孙杵臼、程婴、韩厥，“四贤”蔺相如、廉颇、李牧、赵奢。我一座塑像看过去，在心绪中激荡而出的却是现实的复杂性、生活的不确定性、未来的不可知性，以及五千年来未曾发生变化的生活本质。于是，黄粱瓷枕的雅兴怅然若失，代之而起的是一身冷汗。对照先贤，我们的生活还存在于汉文化传统之中吗？我们的行为还有标准和规则吗？这两种问法都太一本正经了，还是换个更民间的方法，从故事说起吧。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真正精彩的故事与邯郸密切相关，其中最为人称道、流传最广的是《赵氏孤儿》的故事。

这个故事原本是春秋时期晋国各权力集团之间狗咬狗的厮杀，只因里边出现了两位义士程婴和公孙杵臼，于是这个故事便成为“义”的传奇。我之所以用这个故事来阐释汉文化传统，是因为这个历史事件与后人对它进行的故事改编，真正诠释了“义”的复杂性，是汉文化伦理传统在形式上最典型、在内涵上最丰富的代表性作品。

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晋国当朝权臣屠岸贾打算诛灭旧权臣赵氏一族，罪名简单明确，10年前赵国史官有记录，“赵盾弑其君”。其实那是晋灵公无道，赵盾避祸逃亡，逆臣赵穿弑君，但这件事与后人为它进行的故事改编，真正诠释了“义”的复杂性，是汉文化伦理传统在形式上最典型、在内涵上最丰富的代表性作品。

公元前597年（晋景公三年），晋国当朝权臣屠岸贾打算诛灭旧权臣赵氏一族，罪名简单明确，10年前赵国史官有记录，“赵盾弑其君”。其实那是晋灵公无道，赵盾避祸逃亡，逆臣赵穿弑君，但这件事与后人为它进行的故事改编，真正诠释了“义”的复杂性，是汉文化伦理传统在形式上最典型、在内涵上最丰富的代表性作品。

元朝时，晋国当朝权臣屠岸贾打算诛灭旧权臣赵氏一族，罪名简单明确，10年前赵国史官有记录，“赵盾弑其君”。其实那是晋灵公无道，赵盾避祸逃亡，逆臣赵穿弑君，但这件事与后人为它进行的故事改编，真正诠释了“义”的复杂性，是汉文化伦理传统在形式上最典型、在内涵上最丰富的代表性作品。

## ■土地与生长

# 邯郸故事

□龙一



权衡、分析，以自身利益为重，最终选择的是回避和等待。这也就是为什么京剧《赵氏孤儿》的作者要用《史记》中并未参与此事的魏绛换掉韩厥的理由，因为老百姓不是政客，无法接受有瑕疵的义和权贵伪善的自辩。

《赵氏孤儿》的故事之所以深深地打动了老百姓，根本原因在于故事的主人公对“义”进行了最丰富的诠释。故事的主要人物程婴是赵朔的朋友，身份应该是赵朔的谋士或亲近下属，知识分子；另一个重要人物公孙杵臼是赵朔的门客，比程婴身份低。

这个故事对义的诠释分成五个阶段。第一阶段，赵氏被族灭，怀孕的赵朔夫人逃入宫中，门人公孙杵臼前来质问赵朔的朋友程婴：“胡不死？”意思是说，你的朋友赵朔一家被杀，你即使没能在下官战死，也当以死相殉，为什么不死？今天看来这种责备很没有道理，但在春秋时期，为友谊而死是件很荣耀的事，毕竟那个时候，有一部分中国人具备极为清晰和强烈的荣誉感，

“死义”可以成为传奇。程婴的回答显示出二人见解的高低，他说，赵朔夫人若有幸生下男孩，我会扶助男孩成为赵氏新主人；“即女也，吾徐死耳”。

孟子曰：“义者，宜也。”义，简单说，就是做正确的事，往复杂里说，是做“合宜”的事。公孙杵臼追求的是简单、鲜明的“正确”，可算是“一时之义”，或者说是“一死之义”。这样的义士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有冲动的成分，以至于有些年轻时做过“义举”的人，在后来的生活中反而变得不仁不义。公孙杵臼与程婴的差距，就在于一时与一世，一死与“徐死”的差别。

幸运的是，公孙杵臼有自知之明。在第二阶段，他们将赵氏孤儿救出王宫之后，公孙杵臼对程婴讲出让他流芳百世的两句名言，第一句是问：“立孤与死孰难？”第二句是陈述理由：“赵氏先君遇子厚，子强为其难者，吾为其易者，请先死。”这两段话的重点在后一句，借用另一个与邯郸有关的故事“豫让刺赵襄子”中义士豫让的话说：“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因此，公孙杵臼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赵氏以国士待程婴，程婴当以“国士报之”。从最世俗的角度也可这样解释，公孙杵臼只是个待遇不错的门客，智谋寻常，就选件容易的事，一死罢了，你程婴受赵氏之恩甚厚，就干那件最难的事，扶赵氏孤儿复仇还家。读史书的好处之一，就是常常会发现古人真的擅言辞，会说话。将这些话当成故事中的对白，比莎士比亚戏剧的台词还要精妙。“义者，宜也”。公孙杵臼自知知人，不争大义必然产生的大名，而是甘为其次，一死了之，这就是“宜”，是恰当。

第三阶段有一个难点，关于被杀的婴儿，《史记》中的记载是：“乃二人谋取他人婴儿”。

写这篇短文时，我会时不时停下来哼唱两句京剧《赵氏孤儿》第二场“舍子”程婴那段二黄原板：“娘子不必太烈性……我与那公孙杵臼把计定，他舍命来你我舍亲生。舍子搭救忠良后，老天爷不绝我的后代根。”历史事件进入民间艺术，都有一个戏剧化的过程。想想看，史书记载的是程婴和公孙杵臼“谋取他人婴儿”，这是两位义士在整个义举中最致命的缺陷。为救一人而害一无辜之人，是可质疑的义举，但“舍子”却被汉文化传统视为大义，同时又具备更强烈的戏剧效果。于是，从元泰顺刻纪君祥的《赵氏孤儿大报仇》、法国伏尔泰1735年改编的《L'Orphelin de la Maison de Tchao》、英国威廉·赫黎特改编的《中国孤儿》，到传统京剧《八义图》，1933

年高庆奎新编的《搜孤救孤》，直至1960年王雁改编，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和裘盛荣演出的全本《赵氏孤儿》，“舍子搭救忠良后”便深入人心。这是因为，“舍子”在此刻既符合了传统道德，也符合上级对下级提出的核心要求，就是为了某种高尚的目标和信仰，不单独牺牲自己，还要牺牲与自己相关的一切。“义者，宜也”。“宜”的复杂性在于，它可以随着时代的不同，观念的不同，顺应潮流而改变，于是，“义”便有了教化功能和超越人性，甚至非人性的要求，而不再是单纯的正确与否的行为标准了。再回来看戏，为“舍子”，程婴先是哄妻：“你今舍了亲生子，来年必定降麒麟”；哄不成又求：“无奈何只得双膝跪，哀求娘子舍亲生”；求不成便骂：“看起来你是个不贤的妇哇”；骂不成干脆威胁要自杀：“唉，手执钢刀顶上剜”。民间艺术的强大功能就是深入人心，《赵氏孤儿》精彩的演出和唱腔，以及强烈的戏剧冲突，已经淹没了史实，让观众只会记住“舍子”的高尚，忽略了“谋取他人婴儿”的实在。

义，最高尚也最打动人地方在于牺牲，而牺牲的最高境界不是死亡，是自污。第四阶段，故事进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考验并揭示主人公程婴的内心世界——为保住赵氏孤儿，他必须得“卖主求荣”和“卖友求荣”。这个行动意味着，程婴将自己置身于“耻”的境地，“知耻而后勇”是智，而为了义举不惜“求耻”，这在荣誉和道德只有简单明确、没有通权达变的春秋时代，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其实，这件事才是公孙杵臼所说的“子强为其难者”的真正含义，因为他知道，能否否孤儿复仇还家，只能是尽人事听天命，真正艰难的是程婴“卖主兼卖友”之后，必须背负一生的骂名和举国的“不齿”，倘若程婴将“扶孤”这一渺茫的目标实现还好，稍稍有差池，没达成目的，程婴的一生以及他们最为重视的身后名声，就再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1960年版京剧中，编剧不单让程婴卖主卖友，还加了一场屠岸贾试探程婴，命他鞭打公孙杵臼的戏。程婴（二黄导板）：“白虎大堂奉了命，（垛板回龙）都只为救孤儿舍亲生，连累了年迈苍苍受刑罚，眼见得两离分。”接下来两人还要做戏给屠岸贾看，程婴（二黄散板）：“你你我……莫要胡言，攀扯我好人。”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戏剧性场面中，程婴通过卖友兼卖主以保孤儿，公孙杵臼假意反诬，二人一来一往，如磨盘般夹住屠岸贾，跌宕之中催逼得屠岸贾不得不相信程婴真的是无耻之徒。艺术的规律是共通的，这部历时500年不断被改编的戏剧，到了20世纪初期的版本，从编剧水平上讲，与同时期风靡世界的欧洲戏剧和好莱坞影片相比，在故事的情感深度、意义的复杂性，以及转折点对待主要人物的考验上，应该略胜一筹。

第五阶段，最后的高潮。在对照这段史实和戏剧作品时，我们没有必要强调古人的道德纯净程度，因为，任何时代义士都是少数，而在责备他人不道德方面，大多数人倒是不遗余力。令人高兴的是，程婴是极少数的那种追求完美的义士。《史记》记载，公元前582年（晋景公十八年），孤儿赵武15岁时，程婴与韩厥合谋，利用晋景公病重，借一套迷信说辞，说服晋景公，族灭屠岸贾，“复与赵武田邑如故”。这是京剧《赵氏孤儿》大团圆结局的依据，因为，多数观众虽然能接受受赵武人物悲惨的开端与经历，但无法容忍悲剧性结尾，况且，悲剧性结局也有违传统戏剧的教化之道。

但5年之后，及赵武冠，为成人，程婴决定自杀。他的目的很奇怪：我的任务已经完成，“我将下报赵宣孟（赵朔）与公孙杵臼”。他的理由也很有趣：“彼以我为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报，是以我事为不成。”按常理说，程婴受赵氏立下大功，并且帮助韩厥夺得掌国权柄，此刻他既可以居功，也可以功成身退，为什么要选择自杀呢？程婴的完美主义恰恰体现在这一点上，而他却用极富幽默感的方式表达出来。他的意思是，当初他与公孙杵臼相约救助赵武，公孙杵臼身死；如今大事成就，他如果不去向他的朋友赵朔和公孙杵臼报告一声，他们必定胡思乱想。然而，透过程婴自杀的事实和他最后幽默的告白，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窥视程婴的内心。这里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古代评价“士”的价值标准——“高洁”。程婴能行“义举”，同时他也深通人情世故，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功成之后，他的身份就从一个奋不顾身的“义士”下降为投资获利之人。程婴若想防止世俗之人和后代史家对他的种种揣测，让自己的“义士”身份不被卑俗之论玷污，他就只有自杀这一条路可走。而支持他自杀的道德动机就是“洁”，他必须得将自己与这不世之功产生的任何利益判断，从义士和功臣回归到“友”的身份。由此便进入程婴更深层的动机，公孙杵臼当初责备程婴“胡不死”是因为程婴当时作为“友”确实“应该死”。对于“高洁之士”来讲，程婴辅佐赵武20年，不论是功劳与苦劳，都无法与他当年的“应该死”相抵，因为这完全是两回事，不存在等价交换或功过相抵的可能。于是，程婴主动忽略“功劳”，回归“胡不死”的本初理由，选择用自杀以“自洁”。所谓“死义”，程婴在整个事件中自觉主动，细致周全地做出了近乎完美的诠释，这也是这个故事的伟大之处。

邯郸是个故事丰富的地方，既是古战场，又是人生大舞台，除了《赵氏孤儿》，还有许多精彩的故事可听可讲。表面上看，故事中的许多人物多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其实，这些故事的精神内涵都与现实生活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透过这些故事，可以隐喻当今，启迪人生。2009年我第一次到邯郸，2010年我曾借助“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写过一个小篇小说《古风》，故事的主要人物是抗战时期的革命者和激励他的古人豫让，由两个并行故事相互映照而成。为此，我时常劝朋友，有机会的话，到邯郸走一走，看一看，偶有所得，便不虚此行；即使无所所得，至少你还可以弄一方瓷枕，几斤小米，回到家中炊黄粱，倚瓷枕，效法古人，大梦一场。

（插图：孟清强）

洞庭水乡水多、鱼多，以捕鱼为职业的渔民也多。在水乡的常住人口中，一部分是渔民一部分是农民，还有一部分一半时间在洞庭湖里捕鱼捞虾，一半时间则在岸上种稻收棉，乡亲们戏称他们为“半边户”。

小时候，对于祖辈便以耕田为生的我们来说，并不完全了解同住一个村庄、同拥一片蓝天、同喝一湖湖水的渔民的生活，只知道早撒网晚收船，用捕获的鲜鱼换取生活的必需品，像一群快乐的小鸟，春不种秋不收，家无隔夜粮……平日里我们见得最多的是他们都十分喜爱唱渔歌，高兴时唱忧伤时也唱，捕获丰收时唱一无所获时也唱，调侃说爱时唱愤怒骂人时还是唱……只是选择的歌词内容有别，曲调的唱法不同而已。

洞庭渔歌被乡亲们称为“丫口腔”渔歌，即为张口就来，兼有自由发挥、尽情抒发之意。早在宋代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中就有“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的记载。渔歌的歌词常无固定对象和讲究，多为见人唱人、遇事唱事、见景抒情；曲调有欢乐调、悲叹调、采茶调，甚至还有望郎调、烧火调、扯白调等等；内容有以传授知识、歌唱丰收、晓喻事理为主的儿歌、盘歌、叙事歌、节气歌、捕鱼技巧歌；还有用以消除疲劳、排遣寂寞、调节情绪、抒发情感的情歌、耍歌、哼歌、骂歌等等。据统计，这些洞庭渔歌是有记录、有名目、得以传唱的便有300多首。

在洞庭湖水乡，观湖景、听渔歌有一个极好的去处——远浦楼。该楼耸立在湘江流入洞庭湖南岸，飞檐斗拱，雕梁画栋，整体为一座三层四檐的歌山式建筑。她所展现的是：白天，湖水如练，平湖似镜，柳岸如烟，远山若黛，渔民们驾着渔船唱着渔歌撒网洞庭；傍晚，他们收起渔网，提着鲜美的鱼儿迎着晚霞唱着渔歌，呼唤着跳落在远浦楼上等他们归来的妻儿老小一起回家。此时湖水如镜，晚霞流金；桅灯闪烁，流萤似豆；渔火、星光、湖山、篷影、城郭等皆浮动在无边无际的远山碧水之间——此楼此景被称之为远浦归帆，又名渔舟唱晚和渔村夕照，乃著名的潇湘八景之一。

随着年龄的渐长，我们慢慢发现，只要登远浦楼远眺，用心聆听，便能知晓常年生活在洞庭湖上渔民们的喜怒哀乐。

记得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洞庭湖湖水清澈，水草丰盈，湖柳茂盛，水鸟密集，水产品极为丰富。当我们站在楼上，听到随风吹来的阵阵渔歌，看到广阔的湖面上成百上千条大小渔船朝着远浦楼前不远处的那深潭慢慢靠近的时候，我们便知晓洞庭湖一年一度最为精彩的捕鱼节目——开潭捕鱼的热闹场景马上就要来临了。

开潭捕鱼大多在冬季进行，此时洞庭湖湖水浅，鱼儿在枯萎的水草和残荷败叶间穿梭跳跃，将满湖水搅得浑黄；鱼鹰和飞鸟在低空中盘旋，瞅准鱼儿扎堆的地方，时而是一个俯冲，时而一阵掠影，引得鱼儿乱跳，湖面泛起一阵接着一阵的涟漪。鱼鹰不喝污水，不吃死鱼，是洞庭湖环境好坏的重要信物。只见一脸兴奋的渔民们在千里湖面上驾着渔船组成

圆形围阵，由远而近，挥篙扑水，拖网追击，将鱼赶至深潭用大型围网围住，等待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

开潭前夜，十里八乡的洞庭湖水乡渔民蜂拥而至，一盏盏若隐若现的渔灯，一股股浓烈的米酒醇香，一阵阵清脆的渔歌此起彼伏，夜幕下的洞庭水府，成了不夜的水上闹市。待东方出现鱼肚白，随着一声锣响，伫立船头的开潭船长用右手做月牙状紧靠嘴边发出“开潭啰”的号令，此时“开潭啰——开潭啰”的附和声伴随着桨声、吆喝声响成一片。千百条渔船像箭一样射向深潭，船响鱼跳，网起浪飞……青鱼、草鱼、鲤鱼、鲢鱼等几十种各类淡水鱼像雪花般堆满了渔民们的船舱……捕获的鲜鱼大的一条有10多斤重，小的一般也有三四斤……引得一群群鱼鹰在渔船上方不停地盘旋，兴奋地发出一阵阵紧似一阵的“嘎嘎——嘎嘎”的鸣叫。

几位渔嫂兴奋异常，只见她们站在两头尖尖的渔船尾舱立着马步，双手荡着“双飞燕”，时而俯首用力摇桨，时而仰头远眺，情不自禁地扯着嗓子，你一句我一句地唱起了《洞庭渔歌》：

洞庭湖上好唱歌，歌声袅袅入银河。浩浩荡荡洞庭水，一碧万顷泛金波。波儿船儿揽日月，波下鱼儿泛绫罗。春花飘香绕洞庭，夏日水浪竞百舸；秋月爽朗鱼儿跳，冬梅绽放鸟鸣歌。

一群年轻的渔妇则欢天喜地般地唱道：风吹洞庭云中波，浪打长堤柳飞歌。渔灯湖底闪，长雾蒙蒙披。网撒水中情，船载日月多。啊，洞庭渔歌八百里，声声渔歌好欢乐。

此时，年轻的打渔小伙子们也不甘寂寞地扯着嗓子唱起了《洞庭湖上搭歌台》《情姐爱的打渔郎》等意在挑逗抒情的渔歌……歌声、桨声、笑骂声搅碎一湖水。

时光如水，才十多年过去，由于洞庭湖上游筑坝截流，继而蓄水量少，湖床淤积；还有部分渔民目光短浅，常用迷魂阵和电击等方法竭泽而渔，加之血吸虫病在湖区卷土重来等原因，致使八百里洞庭千帆竞捕、渔歌唱晚、水天寥廓的场景渐成历史，难以再现。过去成片成堆、飞起来遮天蔽日的鱼鹰此刻再也难觅踪影。

如今，日渐干涸的湖面上间或也能见到几只小小的水泥渔船，而飘的来却多如《十二月渔民苦》《养女莫嫁打渔郎》《湖水哪有我眼泪多》等苦情悲调的渔歌，一首《嫁到船上做渔婆》的渔歌这样唱道：

十指双双一只罗，嫁到船上做渔婆，半升米来三餐煮，打多了露水遭病魔。人家坐月像坐月，我头天坐了二天就跟砸腿，没做半天月里婆！好不容易把仔崽牵拉大，风浪起时祸息多。乖儿落水没了顶，我两眼瞪望望漩涡，湖水哪有我眼泪多！

歌声悲伤、哀婉，唱得人心忧伤沉重，也唱得满湖的湖水一片阴霾……据悉，洞庭渔歌正在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既为遗产，如果再不加以重视、不用心拯救、不倾心珍惜和保护，我们将来真的只能从史书上、从传说中再听再听，洞庭渔歌了——这是令我们泪流满面的现实。



夏水国画作品

原上草 第224期

老家在一个四面环水的叫做“薛刘高”的地方，朝南的大门对着洞庭湖与长江，后门枕着洪湖，河湖港汊众多，分田到户的那年，村里实行抓阄，父亲手气不好，分到了一块谁都不要的湖田。湖田地势低洼，只要逢上大雨，必定内涝，将刚刚抽穗扬花、长势喜人的庄稼全部淹没，轻者歉收减产，重者颗粒无收。抓阄认命，对于这块不太争气的责任田，父亲只有长吁短叹。

乡里号召说，要鼓励多种经营，发展湖区立体经济。父亲从镇上买来300只鸭子，准备利用这块湖田养鸭下蛋。300只雏鸭，天折过半，能下蛋的，只有数十只。因为鸭子喜欢跑，经常跑到隔壁农家庄稼地里觅食。一个脾气急躁的邻居，将搅拌了毒药的稻谷，撒在自家地里。鸭群误食之后，死了好几十只。母亲擦干眼泪，将其余老鸭便宜卖掉，自此不再养鸭。

种稻子歉收，养鸭子又招人厌烦，父亲一筹莫展之际，乡里新来了一位书记，号召全乡村民要广植经济林，种小白杨，三五年长成后，卖给乡镇造纸厂。父亲闻风而动，拉着我，坐着手扶拖拉机，到小镇上买来小白杨树种百余株，遍栽湖田与田埂。小白杨长得又快又好，碧绿一片，煞是惹人爱怜。眼见碗口粗的小白杨已经到了砍伐季节，却始终没有收购商上门。父亲跑到镇上一打听：原来镇上的造纸厂，是镇里书记任上招商引资游说而来。可造纸厂工艺设备简陋，环保不达标，将工业污水直接排入长江，被新闻媒体曝了光，只得关了门。父亲怏怏而归，将小白杨悉数砍光，粗壮的备做房梁檩子，细瘦的当了柴烧。

县上又新来了一位书记，要大力发展水产业，以水兴县，以水富民。父亲按县乡两级政府要求，多方筹措，花了1万多块钱，找来几台挖掘机，将这块6亩多的湖田，挖成了回形鱼池。东挪西借凑了2万块钱，开始买网箱，引种苗，学技术，到方圆几十里的邻近乡村收鱼苗，进行黄鳝养殖。

父亲领着我，在鱼塘旁边用茅草盖起了一间简易的茅棚，起早贪黑，一天24小时吃住在茅棚，悉心养殖黄鳝。临近春节，正是黄鳝的收购旺季。可往年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

## 父亲的鱼塘

□刘斌

收购黄鳝的殷勤的小贩们，一个个都不见了踪影。翻过年，就是正月，2000多斤黄鳝，早已抢在年前腊月大雪之前，全部打捞上岸，养在家中数十口大水缸之中，只等鱼贩子收购。眼见着水缸中的鳝鱼饿得越来越瘦，而且每天都会好几斤抵抗力差的鳝鱼死亡，父亲越发的焦虑。可左等右盼，从年头腊月，熬到第二年的正月初末，也少有人来问津。父亲多方打听，说是全县的黄鳝养殖泛滥成灾，江浙沪上的淡水鱼集散地，已是鱼满为患。

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父亲在家门口，以每斤16元的价格，将1500多斤鳝鱼悉数卖掉，换得人民币2万4千多元。扣除挖鱼塘

与种苗、网箱、鱼饲料等养殖成本，净亏了3万多元。母亲埋怨父亲，说种一年的地，也没有这么劳碌操心，早晚两季水稻，管他租壳壳，好歹也可以收几千斤吧？这下可好，一下子亏了这么大一个窟窿，几年才能补得回来？

父亲有苦说不出。第二年，尽管父亲的黄鳝养殖大获丰收，却还是面临滞销。父亲和几个养殖大户，腊月底前将鳝鱼运到汉口与岳阳的鲜鱼批发市场，可还是累积抬高了亏本的数字。

此后，任凭鱼塘水面空空荒废，芦苇疯长，这块地空置了有十余个年头，一直到去年的秋天，突然有消息传来：福利到洪湖的高速公路要从老家农田经过，父亲的湖田正好在红线范围之内。很快，父亲收到了高速公路指挥部赔偿的1万2千块钱的青苗损失费。墩台上还有其他的邻居，也陆续收到了多少不等的征地补偿金，总数加起来有近20万元。大家便提议：干脆把这个钱都拿出来，为墩台上修水泥公路。父亲二话不说，带头响应。

烟花三月，我开着小车回老家为母亲插清明。只见新修的墩台公路，蜿蜒平坦，直通到家家户户门口。村旁，父亲的湖田内，挖掘机点头哈腰，运土车穿梭奔忙，机声隆隆，热火朝天。高速公路的地基已如长龙，年底即可通车。春风透过车窗，蜜蜂嗡嗡起舞，野花开满田畴。小车纵情穿行在农舍房前后的水泥路面——置身于此情此景，脑中立马泛起“春风得意马蹄疾”、“柳暗花明又一村”等儿时读过的诗句。我有些神情恍惚，疑为走错了回家的路。

原野上，油菜花正灿烂盛开。